

电影文学剧本

心在跳动

张 弦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心 在 跳 动

(即《苦难的心》)

张 弦 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80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《心在跳动》即《苦难的心》。

剧本描述在“四人帮”肆虐的日子里，一个从海外国的心脏外科专家，为争取实验和医疗的权利，受尽欺凌和屈辱，身心遭到严重的摧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当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，他不幸病逝了。

剧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，通过他的遭遇，揭示出“四人帮”企图毁灭党的事业的罪恶阴谋。剧本歌颂了善良、正义的人民，颇为动人。

心 在 跳 动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3³/₈ 字数：60,000

1980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25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59 定价：0.28 元

第 一 章

秋天。傍晚。

某大城市东方医院的大门。

门前宽阔的街道。

一群穿着节日服装的少男少女唱着歌走过。

罗秉真腋下夹着毛毯，走进医院大门。

在宽阔的院子里，他站住，朝门诊部大楼看去。

大楼前，有人搭着梯子插彩旗，挂灯笼。

灯笼忽地亮了。金字：“国庆1949——1975”。

罗秉真脸上泛起兴奋的微笑。

他经过花坛——花坛里，金色的菊花含苞待放。

他经过院子侧面的办公楼。办公楼门口的大批判专栏上，通栏标题是：“整顿医疗制度专刊（第3期）”。

他向通往实验室的幽静小径走去。……

实验室。（门上有“新型人工瓣膜实验室”字样）罗秉真推门进来。

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：他，年近花甲，中等身材，体质瘦弱。宽阔的天庭，笔直的鼻梁和经常抿得很紧的嘴，给人的印象是：正直、严谨和顽强。从他稀疏的银发和深刻的额纹，不难猜出他多年来坎坷的境遇；但近视眼镜后边那双精神矍铄的眼睛，却闪露着埋在心底的炽烈的情。这位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，前不久才恢复了他的职务——本院胸外科主任。

室内亮着灯。他的学生，青年医生杨帆正摇着手中的试管。

“杨帆！”罗秉真微笑地：“不是说好的咱们都休息嘛！”

“可我知道您准会来。”杨帆谦恭地回答。他三十岁左右，眉清目秀，风度潇洒。说起话来笑容可掬，音色动听。

罗医生满意地打量着已经作好的准备工作，说：“节日嘛，你们年轻人总会有些活动，音乐会什么的。……”

杨帆摇摇头，微笑说：“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。……罗老师！经过六十二次实验，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解决了。用于临床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！”

罗秉真从显微镜前抬起头来：

“医学不是数学，从来没有百分之百……”

实验室小楼一侧的狗舍。铁栅门里关着许多实验用

狗。管理员冯大姐在打扫门口。

党委副书记、革委会主任田刚匆匆走过。他五十多岁，两鬓斑霜，举止仍保持着革命军人的气度。目光深沉而犀利。沉思时他是个饱经沧桑的老人，笑起来却如同天真无邪的孩子。

田刚：“冯大姐！”

冯大姐：“田主任！……”

田刚：“他，又来了吧？”

冯大姐：“还带看毛毯，又打算通宵啦！”

田刚进了实验室。

“老罗！”他的声音里含着责备和爱怜。

罗秉真歉意地笑笑：“我很快就完！……决不超过十一点。”

田刚：“这是第几次了？”

罗秉真：“第三次核对。……实验数据必须准确，……”

田刚故意板着脸打断了他：“我问你：保证不开夜车已经第几次了？”

“很遗憾，没有记录！……”罗医生为自己这句突然想到的俏皮话而得意地大笑起来。在一旁的杨帆也温文尔雅地笑着。

接着，田刚夺下他的笔，一本正经地：“第三医院七

点钟有个紧急会诊。”

“为什么不早通知？”罗秉真无可奈何地放下手中的血象标本，嘀咕地：“今晚的计划又打乱了！”

“走吧，走吧！”田刚说。

二

市中心的街道。节日之夜，分外热闹。

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停下。田刚、罗秉真下车。

罗秉真一抬头，怔住了。

分明是灯火辉煌的人民剧场。熙熙攘攘的观众正在进场。

海报：“国庆音乐会”。

罗秉真困惑地望望田刚，只见他正从容不迫地掏出两张入场券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……你开什么玩笑？”老医生生气了。

田刚狡黠地微笑着：“音乐学院学生汇报演出，听说很不错，你准喜欢！……”

“不！我不去！我哪有时间！”罗秉真嚷起来，回身就要往车里钻。但吉普车已经开动了。

田刚亲切地挟起他的臂膀：“这不是浪费时间！算了，就当这一次俘虏吧！……”

老医生推开他的手，生气地：“哼！你骗过我几次啦？”

“很遗憾，没有记录！”田刚回敬他一句，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，拉着啼笑皆非的罗秉真走上台阶。……

舞台上，正在演唱《长征组歌》。

侧幕边，美丽的少女苏兰在候场。她紧皱着眉，手按着胸口，呼吸显得有点急促。

身旁的姑娘，她的伴奏，问：“你怎么啦，苏兰？”

“心慌得厉害。……”苏兰小声回答。

“第一次上台嘛，紧张啦！”一个男同学打趣地说。
大合唱结束。帷幕在掌声中落下。

报幕员的声音：“女声独唱。演唱者：苏兰。第一支歌：《只要心在跳动》……”

观众席上，神不守舍的罗秉真听到周围的掌声，才跟着鼓起掌来。

苏兰的抒情女高音：

迎着暴雨狂风，
穿过荆棘丛丛。
前进的脚步永不停，永不停，
在那崎岖的山路上攀登。

罗秉真被这优美感人的歌声吸引住了。

田刚在倾听。观众在倾听。

啊！

只要心在跳动，……

歌声突然中断。舞台上，苏兰呼吸急迫，额上渗出汗珠，两手紧按着起伏的胸脯，嘴唇在颤抖着。

伴奏者奇怪地望望她，重弹了前一节曲调。

苏兰仍然唱不出来，面色苍白，眼睛茫然望着观众。

——观众大厅渐渐晃动起来，旋转起来，……

她扶着钢琴，站立不稳。伴奏者大吃一惊，急忙上前去扶她。……

大幕急速落下。

观众骚动起来。

罗秉真本能地站起，摸摸口袋里的听诊器，在人群中挤向前去。……

三

实验室。罗玉薇推门进来。

这位二十五岁的姑娘，是某输电工程工地的助理医生，罗秉真的女儿。端庄，娴静，大方。秀美的大眼睛深处，闪烁着纯洁和真诚的光芒，但常常以那略近矜持的自尊掩饰着。

她问：“我爸爸呢？杨帆！”

“罗玉薇！”杨帆眼前顿时一亮，急忙站起来，热情地招呼：“快进来坐一会儿。他会诊去了……”

“真是的！”姑娘抱怨地：“还等他吃饭呢！……哦，不打扰你的工作，我回去了。”

“不，不！我送送你！”青年医生匆匆地收拾一下，追出去：“这条道很黑！……”

实验室小楼外的小径十分幽静，月光透过树叶洒在石子路面上，斑斑点点。路旁的池塘里，荷叶在随风掀动。秋虫唧唧，夜风爽人。

“……这条道，我可熟啦！还在上初中的时候，就常上这儿来找爸爸。……”姑娘漫步走来，她的声音如小溪流水，委婉感人。杨帆在她身旁倾心听着：“后来这儿就没人管啦！去年田刚叔叔回来的时候，荒草长这么高！……这十来年挨批挨整的，爸爸的头发都白完了！……”

“现在不同啦，他恢复了工作。等手术一成功，创造了国内的第一例，胸外科的尖端，”青年医生乐观地安慰她：“他老人家就打翻身仗啦！”

“什么时候用于临床？”

“党委内部还有不同意见。……你知道吗？就因为我积极支持罗老师，上次在讨论我入党的支部会上，徐书记当面敲了我一下！”

“就是那位徐师傅？”姑娘侧过脸来望着他。

“嗯。”杨帆露出鄙夷的神色：“他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！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，各方面都在整顿。……”

他们说着，出了小径。只听“当当当”一阵急促的救护车铃声，紧接着，车灯强烈的光柱从他们身上掠过。……

四

门前亮着红灯的急诊室。神情焦急的苏国全闯了进来。这位五十开外，纯朴、敦厚的老工人，显然是来不及换去油污的工作服，急急赶来的。他穿过忙碌的人群扑向观察床：

“阿兰，阿兰！……”

呼吸急迫的苏兰，略略抬了抬眼皮，没有回答。

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为她输氧、注射。

苏国全焦急地望着正在听诊的中年医生大李：“医生，我女儿，……”

大李摘下听诊器，沉重地：“心脏瓣膜病，急性发作。”

正在填写病历的护士一惊，停住了笔。

正在忙着输氧和注射的助理医生和护士交换了一个严重的目光。

“心脏瓣膜……”苏国全颤抖地重复着，颓然瘫坐在长椅上。

大李：“不要急，老师傅！……”

苏国全绝望地：“她母亲，就是这个病，……死的！”

“是的。以前这种病，只有内科保守治疗，抢救脱险以后，往往只能看着病情一天天恶化，……”大李抚着苏国全的肩，亲切地：“可是现在，我们医院罗秉真医生研究的新型瓣膜手术，实验已经成功，很快就可以用于临床了！……”

苏国全抬起了头，眼里出现了希望。

五

罗秉真走进自己宽敞的书房兼卧室，开了灯。田刚跟着进来，掏出烟来点燃，熟门熟路地从收音机背后取出干干净净的烟灰缸，又在书橱边拿来围棋，一一放在茶几上。显然，这些都是专为他准备的。

“国庆节以后，先召开手术方案讨论会。……”田刚一边摆棋子，一边说：“我亲自发通知：兄弟医院，研究所，大专院校！还要请报社派人参加，……”

罗医生讥讽地打断他：“再在医院大门口敲锣打鼓，披红挂彩！”

田刚却并没有笑：“我不反对，如果必要的话。”

罗秉真正色地：“你从‘五七’干校就学会了这一套？……”

田刚不作声，闷闷地抽烟，摆棋。

罗秉真只好默默地陪他对弈。停了一会，又耐不住地问：“说正经的，你们党委什么时候能批下来？”

田刚凝视着棋盘，好象在思考着一步好棋。

罗医生发急了：

“不能再拖了，老田！病人在恶化，在痛苦地挣扎！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死亡！……我们的报告上写得很清楚！你看了吗？”

田刚“啪”地放了一枚棋子，激动地嚷道：

“看了！不止一遍地看了！我心里不比你轻松！……事情哪象你这个书呆子想的那么简单！”

他使劲地吸着烟，好象这样能抑制自己。

罗医生垂下眼帘，烟雾使他咳嗽起来。

田刚立刻捺灭了香烟，打开了窗。他冷静下来，反过来安慰罗秉真：“这些事，你就不用管了！别影响情绪！你搞你的手术方案。吵架，我去。一次不行就两次、三次，十次、八次！一定要尽快地通过！……”

僻静的小道。月色如洗。

罗玉薇和杨帆从远处走来。他们身后的大街上，节日的霓虹灯在不停地闪烁着。

礼花腾空而起，五彩缤纷。

“哦，真美！”罗玉薇由衷地赞叹。她美丽的脸庞在礼花的照耀下，显得格外光彩照人。

“玉薇！我的信，你看了吧！……”杨帆含情脉脉地：“什么时候，给我回答？”

这话使她略感慌乱，她矜持地将目光移向远方：

“已经回答过了：我对你还不了解。”

“还不了解？”杨帆三分委屈，七分温存：“我们相处都快两年了！”

罗玉薇沉静地一笑：“有的人，相处了一辈子，也不了解他的心！……”

礼花的光芒渐渐暗淡下来。

“玉薇！”杨帆激动起来：“你应当了解我！我的理想，抱负！我不是庸庸碌碌的人。我要做生活的强者，要为科学事业奋斗出点名堂来——象罗老师那样！……”

罗玉薇善意地讽刺说：“我爸爸，可从来没说过这些！……到家了，再见吧！”

她径自跨上台阶，回身淡淡地点点头，进门而去。

杨帆失望地看着她的背影。

罗玉薇穿过过道，轻轻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皎洁的月光使她的房间显得更整洁、幽雅。

她没有马上去开灯，沉思地倚在门旁。让自己波动的感情平静下来。

过道上传来脚步声。她出门探看，是一个七、八岁的小女孩。

“小明！”

小明：“玉薇姐姐，我爸爸在这儿吗？……”

罗玉薇领着小明进了罗秉真的房间。

小明跑到田刚跟前：“爸爸！妈妈叫我来问你，现在几点啦？……”

“哟！”田刚一看表，意识到是催他回去，笑着站起身来。罗秉真父女也跟着笑了。

送走了田刚，女儿拿来了药瓶、开水：“爸爸，又忘记吃药了吧！……光知道叫病人按时服药，按时服药，自己呢？……”

父亲忙解释：“其实，你不回来的日子，我总是……”

“您总是干脆不吃的！”

父女俩一同笑了起来。

罗秉真：“听音乐会去了？”

“没有，随便走走。”姑娘的声调似乎有点不自然。

做父亲的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：

“薇薇，你二十三了吧？”

“爸爸！”女儿娇嗔地：“您要是再忘了我的岁数，我真对您有意见啦！……五五年回国的时候我五岁，今年不整整二十五啦！”

“二十五啦？”他好象第一次发现女儿长大了：“哦，二十五啦！……嗯，早点睡吧！明天，咱们热热闹闹地过

个国庆节！包饺子！”

“我赞成！”

老医生兴致很高：“我还准备请个客人！”

“田刚叔叔！”

“他算什么客人。……我想请我的一个学生。”

“杨帆？”

“你不反对吧？”以为猜对了女儿的心思，罗医生显得很得意：“这个青年不错，虽说业务基础差点，但是他刻苦好学，……”他在书桌上拿过一本笔记，翻开，递给女儿：“这是他听我课的笔记，你看，多认真！”

女儿接过笔记眼睛却凝望远处：“可我觉得这个人，有点儿……捉摸不透。……”

她沉思起来。

六

一〇五号病房。

手拿病历的杨帆亲切地说：

“……手术以后，就能同健康人一样：劳动、学习、打球、唱歌，……”

十九号病床上，躺着前几天急诊住院的苏兰。瘦削的面庞和苍白的脸色使她更加清秀俊美，楚楚动人。一双清澈见底的眼睛也显得更大更黑，青春的火焰在这里燃烧。此刻，她兴奋地问：

“唱歌？我还能唱歌？”

“嗯！”坐在床边的苏国全慈祥地微笑。

护士长在一旁亲切地：“你手术以后，一定能唱得更好，十九床！”

一〇七号病房里，病人和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在兴奋地议论着。

病员老方——五十多岁的某输电工程总指挥——兴奋地对妻子老俞说：

“……这么说，还能再工作个五、六年！”

“老方！”对面的病床上，青年工人小王兴奋地嚷：“我做了手术，准能再干二十年！不，三十年！……”

小王的母亲笑着直点头：“可不是吗！”

小王凝视远方，深情地：“一年多没见面啦，还以为要跟她永别了呢！……”

老俞问：“女朋友？”

小王：“不。平炉！”

大家笑了。

“喂！作曲家！”老方向另一张病床喊：“你呢？……”

“我可没有小王那么大的奢望。我只想把我的《淮海交响曲》写成！……”作曲家笑容满面地望望一旁坐着的妻子和男孩。他是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中年人。说着，就进